

父亲“访友季”

◎王国梁

父亲性格开朗,乐于交友。早年时,他经营过工厂,还在集市上摆过小摊,因此结识了众多好友。后来,他回归田园,忙于耕种,日复一日,鲜有空闲。只有到了冬日,他才能放下手中的活,此时最大的乐趣便是骑着自行车,前往好友家中拜访。冬日成了父亲特有的“访友季”,也是他一年中最快乐的时光。

父亲的老友散落在四面八方,但离得都不算太远。冬日如果遇上好天气,父亲便会蹬上自行车,开始他的访友之旅。早些年,他将冬日访友视为一种微旅行。父亲说骑行在乡间小道上时,不慌不忙,时而还会驻足欣赏周边村庄的风景,顺便“考察”其他村庄的经济作物种植情况。有一年,他还因此将冬季蔬菜大棚的技术引入了我们村。当然,父亲冬日出行的主要目的是与老友叙旧,往往会小酌几杯、畅谈往事,直至下午才心满意足地返回家中。父亲坚持冬日访友的习惯已有很多年,这也让他的生活多了几分色彩。

七八年前,父亲算是退休了,不再终日忙碌。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,按说可以随时拜访老朋友,可父亲还是喜欢冬日去。他常说,大家都是农民,只有在冬天才会闲下来。冬天与老友一起喝点小酒、晒晒太阳、说说往事,觉得日子有滋有味。

前几年,父亲的一个老朋友赵叔突然离世,这让他难过了许久。他深深意识到,与老友相聚的机会越来越少。人至暮年,很多事情已无法掌控。因此,他更加珍惜与老友相聚的时光,以减少人生的遗憾。父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“不忘老友,幸福常有”。

近几年冬天,我都会把父母接到城里过冬。我深知父亲的生活习惯,所以全力支持他去拜访老友。住在城里,离乡下的老友较远,且父亲年事已高,不再适合长时间骑行,我便在节假日开车送他去访友。每次我都会送他到达目的地,再去处理自己的事情,留他在老友家享受快乐的一天。傍晚时,我再去接他。每次接他时,他都是笑容满面。回家的路上,他坐在后排哼着戏词,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神情。

又到了父亲的“访友季”,我早已做好准备,让他多与老友相聚。前几天,父亲得知邻县的李叔刚做过大手术,正在家中休养,坚决表示要去看望李叔,说大家年龄都大了,只求彼此间的温暖安慰。我开车带他去超市,他亲自挑选了许多营养品带上。这次两个老人的聚会我全程陪同,内心五味杂陈。我感受到经历了岁月考验的友情温暖,也体会到了父亲和李叔内心的感慨与无奈。李叔多次提及往事,老泪纵横,父亲的眼眶也湿润了。他们约定,要好好保重身体,争取此生还能多相聚几次。我们离开时,李叔的表情显示,父亲的到访为他带来了久违的快乐。

这几天,父亲继续制订“访友计划”,他将老朋友们电话和地址都列好给我看。我当然会全力支持,因为父亲的“访友季”就是他的“幸福季”。



摄枫时节

◎子穆

新米情浓

◎陶建明

米饭独特的香味。

如今,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人们过上了幸福生活,优质大米一年四季供应充足,可对新米饭的情怀依旧存在。以前我家一直种水稻,稻子收获后,总会选出部分稻谷在水泥场上摊薄尽快晒干,只为让全家人尽早品尝新米饭,这里有丰收的仪式感。2022年,妈妈病故后,家里没人打理田地,我家便不再种水稻了,农田交给村里种田大户承包。不过,我们每年仍然能吃到新大米,大多是堂哥等亲友赠送的。正像杜甫在《江村》中所说的:“但有故人供禄米,微躯此外更何求?”新大米增添了乡愁,也加深了情感。

堂哥早已从镇上搬运工会退休,凭着硬朗的身体,坚持退而不休,就近打工,早晚就在自家三亩地里忙碌。他家有手扶拖拉机,除收割外,其他农活都自己操持。他还利用稻田养鸭,这样可以尽量少施用化肥农药,产出的粮食绿色无污染。今年,堂哥的三亩地全都种上了水稻,在他的精心照料下长势喜人。前段时间我去堂哥家,他兴高采烈地带我去参观所种的水稻。秋阳之下,稻子株株低垂着头、泛着金光,微风拂过,轻轻摇曳,发出“沙沙”的声响,仿佛在欢迎我的到来。

堂哥笑容满面,边走边介绍。那笑容里,有对自己辛勤劳动的认可、有丰收的喜悦,也有我们兄弟间的深厚情谊。

稻子成熟的时候,天公却不作美,连续下了几天雨。雨一停,堂哥就急不可待地先收割了一亩稻子,抓住晴好天气,在水泥场上摊铺晾晒、装袋,就盼着早日把新米送到我们手中。

中午,夫人满心欢喜舀出一瓢新米,用自来水淘洗干净,然后用柴火灶大铁锅做午饭。烧的是新砍柴火,连炊烟都带着一股清香。水开后倒入大米,用饭铲搅了几下,锅里“咕嘟”“咕嘟”地冒着气泡。米汤的量恰到好处,又烧了一会儿,伴随着白雾般的蒸汽,新米饭香在灶间飘荡,溢出门外,远远就能闻到。

饭熟了,盛在白瓷碗里,洁白晶莹的米粒粘在一起,热气腾腾,散发着糯香,还透着清幽的光泽。细细咀嚼,一种别样的柔软和甘甜从嘴里滑到心里。满桌的鱼肉、鲜嫩的青菜似乎成为多余。我铲起那黄澄澄、亮晶晶的锅巴,拿起一块放进嘴里,香脆可口、余味悠长。这顿饭,我们吃到了香甜,也吃出了亲情。

晚上回城,我把这袋新米带上了,好让孩子们也一同分享这新米的芬芳和浓厚的亲情。

老辈的希望

◎余毛毛

老汪的理发店营业时间现在只从早上九点到下午四点,而以前晚上八点多来都能理上发。他告诉我说:“我退休了,现在有退休金,犯不着那么拼了,我也要歇歇了。”我说,钱多了又不压身,你现在身体这么好,在家闲着也是闲着,干吗不多挣点。

这时,老汪的太太开始指责他:“他最自私的,因为没有孙子,他现在就开始懒了。”了解了情况之后才知道,老汪跟儿子赌气。儿子结婚几年了,也不生孩子。老汪的儿子在一家网络公司工作,儿媳妇是一家酒店的大堂经理,两人忙得风风

火火,日子过得也不错。可一跟他们提生孩子的事他们就不耐烦。老汪终于生气了,他认为自己已经为儿子忙过了,没有孙子他绝对不会再努力赚钱:“看不到希望,我赚钱有什么意思!”

理完发,我到河边公园拍乌桕树,正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,一个扫落叶的人喊我的名字,我一看,吃了一惊,原来是我小叔。

小叔是个木匠,以前在家具厂做餐桌和椅子,干到七十岁的时候,觉得干不动了,就回家歇着。歇了好几年了,怎么又在这儿扫地?细问之后才知道,我堂弟生了二胎,而

且还是双胞胎,等于说他现在有三个孙子了。公园扫地的活以前是小婶在干,她比小叔年轻十几岁,身体很硬朗,目前干这活没问题。但现在又多了两个孙子,她不得不辞了工作回家照顾孙子,而小婶的活小叔就接下了。小叔说,他现在这活的工作时间是早上六点到十点、下午一点到四点,不累,一天赚六十块钱。我劝他年轻大了,再不累的活也是活,劳碌了一生,也该享享福。他说:“那怎么行啊,总要给孙子们留点钱。”

离开小叔后,我骑车回家,想想老汪、想想小叔,内心感慨万千。